

鐵拐俠盜

铁拐侠盗(七)

〔香港〕马云 著

廣州文化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铁拐侠盗》是香港著名作家，《大地恩情》、《金山梦》、《古都惊雷》等原著的作者马云先生七十年代写的系列小说，作品以六、七十年代香港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为主要背景，描写虽然身有残疾，但智勇双全的主人公吕伟良见义勇为、扶贫救弱，侦破各种案件，严惩恶棍，伸张正义的故事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这一现代都市风貌，世情，社会问题和现代人的各种心态。由于作品溶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的长处于一炉，所以情节曲折、紧张，扣人心弦。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《铁拐侠盗》共有一百多种，这里首先向读者推出由马云先生亲自精选的若干种，分辑陆续出版。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换脑刺客

目 次

奇药怪事	陆续发生… (1)
安排妙计	请君入瓮… (34)
换脑刺客	连环谋杀… (76)
殊途同归	案情大白… (113)

毒网擒凶

目 次

李代桃僵	尔虞我诈… (140)
意外重重	惊险处处… (175)
虎穴游龙	出奇制胜… (209)
毒浪滔滔	财源滚滚… (240)

奇药怪事 陆续发生

这天，吕伟良和阿生师徒二人乘坐那辆银灰色汽车返回家中，他们是由“飞镖俱乐部”出来的，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。

这是下班时间，因此马路上人多车挤，阿生也不敢将车子开得太快。不过即使如此小心翼翼，一宗令人触目惊心的交通意外，竟然就发生在他们身边，一名年约二十多岁的青年，他对街道上来往的车辆视若无睹，突然由路边走了出来，这儿既不是路口，亦没有斑马线，故此阿生与其他驾车人亦全无准备，几辆汽车就为了避免辗毙他而撞作一团。

后面的驾车人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，纷纷下车高声咒骂前面的驾车人，但走在前头的驾车人包括阿生在内，正迅速下车，把那名倒地的青年扶起，原来他已被一辆汽车轻轻碰了一下，反弹地上，一动不动地躺在路上。

刚才的情形有许多人都见到了，那青年象个没有知觉的行尸，痴痴呆呆的直来直去，突然之间由路边闪出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。当时是三辆汽车并列前进，任何一辆走在前头的汽车转向回避，都会产生翻车伤人的更大惨剧，能够及时刹掣，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了。

街道上的汽车本来是穿梭般来往，但是，红绿交通灯位的交警曾将汽车暂时截停，所以前面就变成真空状态，那被撞倒的青年，可能就是因为估计错误，以为那三辆车子不会那么快便一起冲到，否则他没有理由会冒这种生命的危险。

阿生因为喜欢开快车，所以走在最接近马路中心的一条快线，而那青年却是给第二辆汽车撞倒的，但最接近行人道的慢线汽车也被迫一齐停了下来。

被撞倒的青年在一米以外，阿生正把他扶在臂弯里，撞倒他的司机走过来问道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

阿生说：“他只是晕倒，希望不会有生命危险。”

那名司机赶去打电话召救护车，但阿生手臂里的青年人已苏醒过来。

阿生问道：“你怎么样啦？”

青年人摸摸后脑，象刚刚睡醒一样，反问阿生：“到底怎么一回事？”

阿生有点啼笑皆非，就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他。那青年站直了身子，伸伸腰，一名交警员驾摩托车过来查究。

青年说：“真奇怪！我刚才明知这不是斑马线，十分危险的，为什么我要横过马路？”

那交警员一边登记他的姓名地址，一边说道：“你被撞一下，反弹一米多远，不死是祖先有灵，但我担心你内脏可能已受创伤。”

更多的警员已到了现场，只是救护车还无影无踪。

阿生觉得那青年神经似乎不正常，但他却对在场的人解释他当时是不由自主——明知危险，无奈脑部不受控制，结果还是举步跨了出去。阿生觉得除了神经有毛病的人之外，

绝不可能有这种情形的。所以只是一笑置之，由于他们的车子没有撞人，便在交警员的指挥下离开现场。

阿生一边开车，一边无意中发觉他的师父吕伟良正在苦苦寻思，心里难免有些奇怪。他忍不住问道：“师父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吕伟良道：“我在想……刚才那个青年。”

阿生道：“那呆子神经有毛病，大概不会有什么创伤吧。”

“不！他一切可能正常。他刚才所说的，已经有人说过了。”

阿生一怔，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最近有数宗交通伤人事件，伤者都自称身不由主，直到被汽车撞伤了才如梦初觉。”他顿了顿之后又说：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阿生这才想起了，“飞镖俱乐部”最近多了一批临时会员，他们都是警界中的人。由于劫案日益增加，佩枪的人自然多了不少开枪射击的机会，无奈他们不知道是否由于心情紧张，还是日久生疏，在追击过程中往往浪费子弹。也许基于这一原因，所以他们不得不找个地方多锻炼一下。

久历江湖的吕伟良，就认识不少这种人。最近有时跟此辈谈话之间，知道了一些奇闻怪事，那就是有人被汽车撞伤后，所作的口供竟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——他们都是在横过马路时身不由主，应该止步时不止步，以致被汽车撞倒。

最严重的一宗，有一名路人死去，司机重伤，汽车撞断路旁的栏杆。至于因伤住院的，也有好几宗；象刚才那低矮

身免的青年，实属罕见。

吕伟良所以怔怔地呆了下来，就是想起了在“飞镖俱乐部”中所听到的事情。

阿生忽然又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师父，难道又有人在利用某种药物作怪？”

“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会无独有偶，发生一连串同类怪事？”吕伟良又对阿生说：“我们到公共医院去一次。”

阿生问道：“去医院干什么？”

“昨天一宗交通意外事件的伤者本来已经引起我的注意，现在我们就去看看他，希望他还未出院。”

车子开抵公共医院，阿生把车停好。吕伟良拄杖下车与他进入医院之内，他们佯称探病，终于找到了那名被汽车撞伤的男子。

这个都市车多路窄人又挤，每天的交通意外事件不知凡几，受伤送院的人为数也不少。但吕伟良要找的，却是昨天送入院治疗的伤者乔木。

吕伟良记得一名探目在俱乐部对他提及这个人，在此之前他也在报纸看过了这段新闻，就是一名叫乔木的青年横过一条不设行人道的快速公路被车撞倒，差点断了腿。

吕伟良找到了那间病房，两个病人之中有一个就是乔木。

吕伟良并不认识乔木，但病床的“病情记录板”上面写着他的名字。

吕伟良其实无须看那块记录板也知道他是乔木了，因为他的头部包扎绷带之外，脚部也敷上了厚厚的石膏。一看就知道是个交通事故的受害者。

吕伟良走到病榻边，问道：“乔木先生吗？你怎么样了？”

乔木出奇地瞪住吕伟良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吕伟良道：“我是来探访你的。”

乔木奇怪地打量着吕伟良。

吕伟良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既然来探病，怎么可以两手空空？

阿生就在这时候不知从那儿弄来一束玫瑰，象变魔术一般，将手由背后伸向前，为数十余朵的玫瑰就出现在乔木和吕伟良的眼前。

阿生把玫瑰花插上床边几子上的花瓶内，连吕伟良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，其实这些玫瑰花只不过是被人抛弃在走廊上的废物箱内，吕伟良和阿生经过那儿时，阿生走得较后，他看见这些花仍很鲜艳，灵机一动，便顺手牵羊。

但是，吕伟良不知内里，却以为阿生又施展他的空空妙手了。心里难免有点责怪他。

乔木的态度稍为友善了一点，这大概就是玫瑰花的魔力吧。

乔木说道：“我们在此之前似乎未见过面，二位大概是记者先生吧？或者是伤残会里面的办事人员？”

吕伟良觉得他的推想十分正确，那是任何人都不会作同一想法的，因为吕伟良手拄铁杖，而眼前的他却有可能变成伤残人士之一。

吕伟良笑道：“我们既不是记者，也不是伤残会派来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——”乔木感到迷惑地眨着双眼，“两位

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吕伟良道：“我看到报纸，知道你遇了意外之后，觉得有些奇怪，所以便来探访。这件事虽然有点唐突，希望你不要见怪。”

乔木开始有点明白了，道：“是的，警方对我的口供曾产生怀疑，他们不相信我是身不由主的，现在能有人听听我当时的情形，也是一件好事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我想知道你未出事之前，曾到过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曾在一个注射站，给一位漂亮的护士小姐拉去注射了一支霍乱预防疫苗，但事后警方在我所讲的街道找不到那位护士小姐，卫生局也否认在那儿设有注射站，因此他们以为我是个神经有毛病的人。”

吕伟良看不出乔木有任何不正常的表现，因此他又问道：“当时你有些什么感觉？”

“注射之后，浑身一度不适，但很快便回复正常，心情兴奋，所以我才会估计错误。”乔木说道，“当时汽车开得很快，但我以为没有这么快开到眼前，便希望一冲而过。想不到就此出事了！”

吕伟良正想说话，病房门打开，有人入来。

进来的是三个不同服饰的人：一个医生，一个护士和一名便衣警察。

吕伟良认得那位探目，他是夏维探长的一名助手。

女护士本来想请师徒二人出去，但探目认识吕伟良，同时也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了解个中真相，所以要求医生让他们留下来。

经探目从中介绍，这位医生似乎也听过了吕伟良的大名，他说：“这件事很有趣，经过验血，证明乔木先生没有说谎，那就是说，他的确被人注射了一种兴奋剂——很特殊的针药，决不是目前医学界所采用的，而是可以令到人类的脑部暂时失去了控制。”

吕伟良呆了一阵。

探目说道：“乔木先生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好！”乔木苦笑着道：“能令你们相信我的遭遇，起码在心理上 also 感到安然！”

医生又说：“这是霍乱注射的季节，街头巷尾确有不少注射站，乔先生对警方所作的口供如果是真的，那么有人在试验某种新药，而乔木先生却做了试验品。”

吕伟良忍不住问：“医生，在他的身体上，有没有预防霍乱的针药？”

“没有。”医生毫不考虑地答道，“他所说的针药，分明是一种新奇药物，所以，我们在得出了结论之后，立即通知了警方。”

探目说道：“探长忙不过来，先派我来跟医院方面接触。”

这时候有数名医院杂工进来，用担架床把房中另一名病人搬走，大概这就是警方的临时措施吧。

吕伟良说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其他数名受害者，情形可能也是一样。”

探目说道：“是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深入调查，同时要保护受伤的人，录取更完整的口供。”

医生说道：“现在最令我莫名其妙的，就是为什么有人

要研究这种药物？”

探目说道：“会不会是你们医学界里面的人做的？”

医生说道：“稍有修养的，都不会用人类作试验，我担心幕后之人可能另有目的。”

吕伟良和阿生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他们对这件事越来越感到兴趣。

阿生记得在“冷枪狂人”一案中，曾揭发白医生的“DNA”实验，因此，他对医院的医生说：“这会不会是白医生的信徒，在试验他们未完成的‘DNA’实验？”

医生似乎也知道这师徒二人在“冷枪狂人”一案中，是最重要的功臣，所以不用多作解释，这位医生也知道阿生所说的是怎么一回事。

医生说道：“白医生昔日的‘DNA’实验是抽取人类大脑中的脑核酸，但现在根据我们的分析证明这是一种新药。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是两件事。”

探目说道：“我们担心可能害更多的人受害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他们胆敢在街头上设下注射站，相信上当的人决不止一两个。”

医生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也这样想。不过，如果他们的目的在于试验以及观察效果，未必每个人的份量都相同。”

吕伟良说道：“你的意思可是：份量重的，便可能出事，是不？”

医生点点头：“大意是这样，甚至有些性质根本不同。我所说的‘性质’，自然是指药物的性质，也许这班人是来自外国的。”

夏维探长突然由房门处入来，他跟各人招呼过之后便迫

不及待地问：“到底乔木受了何种药物的影响？医生。”

医生说道：“暂时只能称它是兴奋剂，可能是一种未命的新药。”

夏维探长显得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他们到底要怎么样？至今为止已有数人在交通事件中伤亡，事后调查都证明他们接受过注射。”

吕伟良问道：“他们是否在同一个注射站接受这种注射？”

“不！不是同一个站。”夏维说道：“但那些注射站都相当僻静，并非设在繁忙的大街上。”

吕伟良喃喃自语地说：“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僻静的街道？”

医生说道：“如他们存心引诱更多的人上当，应该选择较多路人来往的街道才对。”

阿生说道：“他们不是医务人员，是冒牌货，当然要小心一点，怎么可以在大街上出现？”

夏维却说：“其实即使横街也有不少人上当，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都市的人口达到了爆炸的程度。到处都是人山人海，因此即使他们在僻静的地方设站，相信亦有不少人上当。”

医生有点震惊地说：“相信不幸的事情，可能会接连地发生，因为这些兴奋剂对青年影响最大。象乔先生这种青年，少许份量便足以令到他们的情绪变得冲动，太多就不敢想象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不但是交通意外与此有关，相信连日来的凶杀案突然剧增，亦可能与此有关。”夏维探长若有所思地

说。

身旁一位探目插嘴道：“我想起了，前天我奉命到一名青年凶徒家中搜查，他的母亲就似乎提及她的儿子行凶伤人前，曾在街上接受了一次预防疫症的注射，回家后便变得性情暴躁，后来与友人外出，不久便传来他与人争吵的消息。”

医生担心地说：“在疫症流行季节，预防注射是十分必要的，如果这件事一传开去，我真担心市民们会神经过敏，连真正的医务人员也令他们难以相信，不敢接受注射，那就糟了。”

夏维也说：“是的，所以这件事要暂时保密。”

夏维说着，又向医生打个眼色。医生对乔木一边听脉，一边说道：“乔先生，如果你的亲友前来探病，刚才的事切不可宣扬出去，这是为了市民大众的利益设想，希望你合作。”

乔木点点头，表示明白了。

夏维又说：“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们警方会派人在这里暗中保护你，不过，这是预防万一而已，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人要伤害你，所以你亦无须太过紧张。我们这样做，是希望你作供时更加放心，说得更加详细。”

夏维吩咐他的高级助手留下来，向乔木听取口供。等到医生的例行检验做完之后，便与他一起离开了病房，到医生的办公室去。

吕伟良知道夏维探长无非想从这位医生的口中知道更详细的资料，他觉得乔木的口供更加重要，所以他和阿生都留在病房之内，仔细聆听警方人员对乔木的问话内容。

乔木在绘图员的帮助之下，把他记忆中的美丽“女护

士”画成素描。警方希望借此，可以迅速找到那位伪装的女护士。

吕伟良觉得这办法未必有效，例如那位伪护士稍加化装，这幅素描就会变得毫无作用了。

师徒二人感到有点失望地溜出病房，走廊上忽然有人推着一张手术床经过，那病人头颅全被剃光，一些针状金属插在脑袋的几个部位，那病人已经昏迷了，这情形令人看得毛骨悚然。

尾随其后的，是一位戴上口罩的医生，即使他只露出了一双眼睛和一个鼻子，吕伟良仍然可以认得出他是这家公共医院的脑科专家任子尧。

吕伟良是认识这位专家的，他正想招呼对方，任子尧已经脱下了口罩，含笑盈盈地伸出手来。

“怎么你会出现在这里？老朋友。”任子尧笑道，“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，难道有什么亲友在这里么？可是为探病？”

吕伟良一边跟他握手，一边笑道：“我是个无事忙，今天到这里来，也可以说是为了探望你。”

“哈哈……你这个人真会看风使舵，我知道你这个人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好端端的怎么找着我来了？”任子尧说。

吕伟良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我是有事请教。”

“不敢当！”任子尧把手一摊，“我刚做完一项手术，我到我的办公室里稍坐片刻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
吕伟良到过这家公共医院许多次了，当然知道任子尧的办公室在何处，他与阿生并肩走过去，任子尧则随着手术床推动的方向，进入一间病房里。

阿生想起刚才见过的秃头和插针，犹有余悸地说：“任医生可能在施用中国古代的针灸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脑科专家，要不是这么凑巧，我倒忘记了这位重要人物——乔木刚才说他注射了神秘针药后就身不由主，这分明与脑部神经系统受到控制有关。所以，我们早就该想到请教一位象任子尧那样的专家。”

师徒二人边说边走进了一间办公室，那就是任子尧的办公室。

这里挂了不少医学挂图，大部分是脑科的，有大脑解剖，有脑部结构以及脑细胞放大图等等，这些东西立即引起师徒二人的注意。此外在办公室一角，摆放了一个脑部模型，由于制作精巧，色泽鲜艳，令人一下子见了会大吃一惊！因为人到底是人，人对于自己同类的任何器官都很容易产生敏感的反应。

不久之后，任子尧医生回来了。

吕伟良还未开腔说话，他便笑道：“你且慢开口，让我猜猜阁下的来意，好不好？”

吕伟良知道这位专家为人乐观，且富于幽默感；他曾劝吕伟良和阿生不要太过紧张，做人处事要保持轻松态度，否则很容易弄得神经出毛病。

当下里师徒二人相视一笑。

任子尧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是为了一种神秘针药而来的；告诉你，我对那受害者的检验，提供了极宝贵的意见。”

吕伟良想起他既是专家，医院方面自然会邀他参加这项